

6244
:96

歷代名臣奏議

卷二百十七
之二百十八

欽定
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十七

慎刑

宋徽宗政和中。刑部尚書慕容彥逢上奏曰。伏覩皇帝陛下。矜憫庶獄。制為病囚檢察之法。以謂愚民犯法。雖繫留訊治。邦有常憲。於其疾也。飲食醫藥。視之猶赤子也。臣等尚慮當職官吏。不能深體德意。欲望聖慈。命諸路提點刑獄司。歲終會州縣病囚損失分數。除依條科罪外。取一路最多最少各一處。保明以聞。特降詔旨。賞罰庶幾知所勸沮。以副陛下好生之德。

彥逢又上奏曰。恭惟皇帝陛下。躬建皇極。心澄化源。德駿業隆。超冠古昔。甚盛之舉。不可一二數。皆彰明較著。垂休無窮。上帝博臨。珍祥紹至。方將坐陽館而頌治。登介丘以告成。時和歲豐。家給人足。薄海內外。歡欣交通。如在一堂之上。宜其民罔犯法。而秋官以廷無留獄。

稱慶于朝。矧天寧密邇。蒐講成儀。百辟奉觴。異邦款塞。於焉刑措。孰不歸仁。臣等備數典司。獲與擊壤之民。上祝億萬歲無疆之壽。不勝歡欣鼓舞之至。

徽宗時。中旨鞠享澤村民謀逆。知開封府范純禮審其罪。上言曰。此民入戲場觀優。歸途見匠者作槓。取而戴於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為匠所擒。徽宗問何以處之。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為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人。曰。正欲外間知陛下刑憲不濫。足以為訓爾。徽宗從之。

陳瓘進故事曰。昔審刑院斷絕公案。仁宗喜曰。天下至廣而斷刑若此。有以知刑訟之至簡。有司無稽遲也。乃下詔獎法官。而付其事于史官。

臣竊見元豐中。開封府獄空。神考大喜。擢知開封府王安禮為

尚書右丞。下至胥吏。悉獲資賞。自是而後。內外有司。皆以獄空為悅。蓋仁祖以訟簡賞法官。而神考以獄空擢府尹。所以示仁民之意一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謂祖宗不以刑威懼民。蓋有得於老子云。

瓘又言。改正訴理。事乞正看詳官。蹇序長安博典刑奏狀曰。臣聞周公作立政。戒成王曰。其勿誤于庶獄。庶慎。蓋雖成周之風。時亦以誤獄為戒。神考熙寧詔曰。獄訟非其情。欺。蓋恐天下治獄之吏。有飾辭鍛鍊之失也。夫周公之於庶獄。戒其有誤。神考之於獄訟。慮失其情。先聖後聖。豈異意哉。臣伏見元符三年六月十八日。勅看詳訴理所。改正過元祐訴理之人。依元符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指揮外。其後來接續奏降。指揮更不施行。其已施行者。並依今來指揮。除言語不順。

別作一項外。蒙改正者七百餘人。其所洗滌可謂衆矣。無罪者既蒙洗滌。則看詳之官如蹇序辰安惇者。安可以不加罪乎。謹按惇奏曰。凡得罪於元豐之間者。若特出睿斷以勸沮天下。則人臣不當輒為理雪。或經有司勘斷。必是情法相當。上下方敢施行。未審當時有司如何理雪。臣竊謂鞠獄斷罪。而使情法相當。若非臯陶作士。不能如是。周公之戒。其有誤。神考之慮。其非情者。正恐情法不能相當故也。今日有司勘斷。必是情法相當。如此。則是元豐之時九州內外為有司者。皆臯陶也。其為諂誑。不亦甚乎。且元符有司。即元豐有司也。去年鄧浩之獄。在京及新州所連逮者凡數百人。按法定罪。則浩為厚誣君父。其黨為同惡相濟。若言其情。則浩為盡忠於朝。其黨為厚於親戚朋友。其情如此。而用法如彼。可以謂之相當乎。安惇官為執法。在獻替。尚且率其僚屬共為誣誣。而乃謂元豐有司所勘斷者能

使人人情法相當。此可以欺天下乎。又如司馬光宣訓之語。究治劉摯等事。或緣凶悖之意。或以姦逆之謀。按法定罪。則幾至赤族。若論其情。則盡出誣罔。然則元符大臣致人以罪。情法相違。尚乃如此。而謂元豐有司能使情法相當。孰敢以為然乎。如曰出於睿斷以示勸沮。臣下不當輒為理雪。以理觀之。亦未然也。臣請以近事明之。熙寧元豐舊例。開封府公事。或情輕法重。或情重法輕。則貼例取旨。或封入請寶。臨時輕重皆出睿斷。自元祐以來。知開封府臣僚請改舊法。不復貼例。喜怒任情。高下其手。請寶得旨之事。雖經睿斷。而故失出入實由開封。如此之類。若復申明改正。又何累聖人之勸沮乎。又有司所勘公事。依例差官錄問。有國以來。未之改也。自紹聖四年正月以後。開封府所勘公事。一面畫旨。直行奏斷。更不錄問。銜寃之人。或有枉橫。既無覆審。何由自達。雖緣本府取旨事。經睿斷。而請不錄問。

者實由有司。如此之類。若復申明改正。又何累聖人之勸沮乎。先帝知其然也。於是改此二法。請實公事。依舊貼例。而直行奏斷者。依舊錄問。自此而後。開封不敢越例。而有請罪人。得因審覆而自訴。方此二法未改之時。開封公事。勘斷有失。孰敢以為睿斷之誤乎。蓋人主變通之道。無所膠執。事有未便。改之而已。昔雖未改。今亦當改。此乃今昔相成之道。前作後述之理。是以復行審問。再行貼例。則是哲宗之所自改也。召還鄒浩。叙復光摯。則是先朝之所欲改。而今日之所當述也。善繼祖宗之緒。共述一家之美。亦何先後彼此之間乎。以今視昔。則元豐應世之事。或因或改。皆聖人之迹耳。迹不可泥。何獨有司。勘斷之事。而必欲保其無誤哉。為此說者。不過欲讚譽元豐而自以為盡忠於神考耳。神考盛德大業。高厚如天地。光明如日月。非凡愚譏讚所能加損。况其所讚譽者。元豐有司而已。豈不陋哉。傳曰。善

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武王之孝也。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孟莊子之孝也。若以孟莊子為法。則是元豐之事。皆不可改。非特訴理而已。若以武王善述為心。而不泥聖人已陳之迹。則改正看詳訴理之事。可謂合於公議矣。蹇序辰安惇。受大臣諷諭。意有所在。因謂訴理之事。形迹先朝。必須如此施行。方名繼述之義。遂使朝廷紛紛之事。不已。考之公議。合正典刑。伏望聖慈。特示威斷。

高宗時。張浚上議刑罰狀曰。臣竊見前此為帥者。皆謂嚴刑重罰。可以整治軍旅。不察其情。不原其心。故刑不當。罪多怨怒。而深恨之者。方平居無事時。雖上下相制。不敢犯分。然而人心已離矣。一旦有警。誰與效命。不測之變。殆將由是而生焉。庸將鮮知此理。嗚呼。人心不可輕失。豈特為將者然哉。為人上者。儻不思所以正心脩身。事每謹微。一失其心。不可追悔也。

周林奏推司不得與法司議事。劄子曰：虞舜恤刑，文王慎獄。陛下用舜文之心，賜哀矜之治，遣平反之使，議殿最之法，可謂至矣。然而州郡之間，刑獄之地，尚有循習舊態，因仍故事，為民大害。未能仰稱天地寬厚之德，臣竊惜之。獄司推鞠，法司檢斷，各有司存，所以防姦也。然而推鞠之吏，獄案未成，先與法吏議其曲折。若非欵狀顯然如法吏之意，則謂難以出手。故於結案之時，不無高下遷就，非本情去處。臣願嚴立法禁，推司公事未嘗結案之前，不得輒與法司商議。重立賞格，許人告首。臣又見獄吏慘刻，動以縲紲捶楚為能，常在園扉毒猶不廣。至於使之預追呼之事，則虎而翼矣。出入閭里，既無忌憚，罪無輕重，理無曲直，例遭侵鑠。每見獄卒追呼，必持繩索，挾鑠械，携杖箠以示威力，用求賄賂。且以一夫犯刑，干證之人多或數十，少或三四。一槩被毒，無得免者。又以入獄之後，捶楚為戒，無敢告訴。故其追

呼擾民之患，尤非其他走吏之比。臣欲令州郡追呼赴獄之人，在州則付廂界，在縣則委令佐，遣詣郡治，然後付之獄司。庶幾獄吏不能為惡於囹圄之外。上廣陛下愛惜黎元之意。如臣言可採，即乞付有司立法施行。

林又奏疑獄劄子曰：書載帝舜之德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國家勅令亦以失入之罪為重於失出。先聖後聖，用心仁恕，其實一也。竊見諸路疑獄，不應奏而奏者，未免科罪之大。理寺既厭案牘之多，而州郡復慮刑名之累，所以不應奏而奏之律，至今未除。雖有疑似之獄，輕重遷就，往往臨時決遣，無繇得被仁聖之澤。其可憫之情，可疑之罪，不從輕貸，甚非好生之德。臣願陛下推廣寬恩，刪除舊律，不應奏而奏者，並不科罪。使廷尉之官不以簡牘之繁為勞，州郡之吏不以請讞之責為慮。天地大德，洽于民心，豈勝

幸甚。

刑部郎中鄭剛中奏看定引例劄子曰。本部契勘刑部令諸奏獄以格擬上。格不該者取裁注。謂情法不相當而無格。及雖有格而輕重不可比者。以此見本部職在檢例擬斷。但緣自來獄案雖先付大理寺法官斷定刑名。有無可憫。次到刑部審詳擬例。然罪人情犯亦有與斷例無一般親的者。并所斷過刑名。亦未必皆是情法相當。灼然詳允之例。久來拘於引例。必欲牽強相合。故增損出入。不無差失。今欲依臣寮奏請大辟罪人。如情理別無可憫。自合依法斷上。其無情犯一般的例。或情犯雖同。而當來所斷刑名自有差失者。更不泛引。外有法寺雖不引可憫。而情理不至巨蠹者。亦乞從本部貼說上朝。廷參酌寬貸。庶幾殺人者死。過誤者生。上副朝廷詳審之意。

有罪者誤陷於死。爾非謂於法當死。縱之使生。而謂之無冤也。廷尉天下之平。謂生死各得其平。爾不應偏倚一隅。故釋有罪而可謂之平也。聖人謂赦宥之澤。如春風時雨。出於造化。者固吾所獨。至於付在有司者。惟當詳明謹恕。一歸諸平而已。彼不知此者。遂謂解弛禁網。墮廢國憲。取有罪當死者一切付之生全。乃為平反。曾不知已死者有恨。則固可疹陰陽而干和氣也。邇者州郡疑獄。類以情理可憫。來上。夫可憫之情。謂被殺者無道。殺之者有理。聽其獄。方惻然可憐。乃欲寘之於法。故有司列事狀以聞。豈有閱案察情。無一可念而猥謂情理有疑乎。遠近相觀。彼此視效。獄吏知之。教訟者知之。犯法者知之。具款自言。未嘗不以遭罵為解。一涉于此。咸脫其罪。害人者死。殺人者生。世無復讎之法。而孝子慈孫日抱戴天之恨。豈不重可憐哉。而又理寺約法上部。刑部引例為證。類多乖錯。某事誠重也。問吏

輕之之由。則曰例嘗輕矣。今其敢重。某事誠輕也。問吏重之之由。則曰例嘗重矣。今其敢輕。於固執不通之中。雜以情偽。其害多矣。嗚呼。殺孝婦固足以致久旱。而烹洪羊亦足以得大雨。殺不辜雖有大舜之氣。而殺人者死亦足以成漢高之治。要當使有罪者死爾。願陛下申戒有司。益加詳謹。務令生死兩平。不致招積。

劉行簡乞令縣丞兼治獄事疏曰。臣竊惟治獄之官。號為難能。責任專一。俾得究心。猶不能保其不為姦吏所移。而况任之不專者乎。縣獄是也。獄之初情。實在於縣。自縣而達之州。雖有異同。要之以縣獄所繫為租。利害不輕。今所謂縣令者。且朝受牒。訴暮夜省按牘。牒辭之多。或至數百。少者不下數十。案牘之繁。堆几溢格。其間名為強敏者。隨事剖決。不至滯淹。已不可多得。儻復責其餘力。足辦獄事。訊鞠得情。吏不敢欺。民不被害。誠恐百入之中。未必有一也。郡之獄事。則

有兩院。治獄之官。若某當追。若某當訊。若某當被五木。率具檢以稟郡守。曰可則行。至縣則不然。令既不暇專察。佐官雖名通簽。終以嫌疑不敢侵預。其追呼訊鞠。其名以稟。悉出吏手。故其事與州郡不同。臣恭惟陛下躬好生之德。視民如傷。寬詔屢下。未嘗不以哀矜庶獄為言。如此利害。較然明白。而人莫敢以縣邑專置獄官為請者。誠恐增負太多故也。臣愚見以謂縣獄之事。宜專委丞。如州郡兩院之官。日入治獄。凡追呼訊鞠等事。丞先以稟令。然後得行。其餘悉如舊制。則丞無侵預之嫌。令有同心之助。相為可否。其得必多。借使為丞者未必皆能其事。不猶愈於付之黠吏之手乎。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行簡又議斷罪囚疏曰。臣契勘州縣凡禁勘大辟公事。除深僻幽隱處行劫或謀殺外。其餘殺人。自有一時知見之人。自合一面研窮根

勸務盡情實。其間却有豪強有力之家殺人公事。意在變易情節。囑託官司。或賂承勘胥吏。多以知證通說未明為由。以幸差官體究。而所差官亦止是一到地頭。呼集鄰社保甲。詢問供折而已。然因此得變易情節。出入人罪。又况豪右之家。所居鄉村。宗族姻親佃客之屬。常居其半。宛轉為地。符合供證。致使失實。臣除已行下所屬州縣約束。應今後承勘大辟公事。並責令當職官先將犯人根問。一時知見之人。追取照勘。以驗囚辭。即不得輒差官體究外。深恐州縣不切遵依。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立法施行。

直龍圖閣李光奏乞命大暑慮囚狀曰。臣備數從臣。職在論思。獻納之地。退食之暇。閉閣靜思。念無以仰裨聖政之萬一。方茲大暑。清宮涼榭。不免喘暍。而囹圄之間。囚人求死不獲。其間疾患不肯責出。獄吏守視不謹。有非重病而致死亡者。何所伸訴。臣愚伏望聖慈。惻然

興哀。特降詔旨。命諸路提刑司限指揮到日。遍行屬部。躬詣獄司。取索見禁罪人姓名。其間有大情已具而小節未圓者。量情結絕。不得滋蔓淹延。其見在獄罪人。並令檢會條法。洒掃牢房。刷盪獄具。內有荒僻縣分。許令選差諸郡清強官案視。庶幾炎酷之際。不至橫暴。以仰副陛下惻怛欽恤之誠。

先又奏治火災狀曰。臣近權刑部職事。本月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坐臣僚章疏。論臨安府回祿之警。一月之內。火凡數作。焚蕪之家。通及千餘。乞申嚴降。指揮以凌遲處死。治放火者。仍乞下密院劄付沿流州軍密行捕捉等事。三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臣之區區。竊有可疑者。臣聞堯以水為儆。湯以大旱而罪已。未聞盡歸之於他人者。自昔火災之變。上應天道。蓋災或裝回斗牛之間。久矣。牛斗。吳分也。又南方之性。察陛下宜思所以致火災之變。朝政之闕失。

臣下之姦邪。賦役之重。民不聊生。流亡者多。百姓失業。州縣之吏。或倚法而恣賊貪。囹圄之間。或受賕而多枉濫。有一于此。皆足致災。今議者曾不卹此。方慘刑以治失火之家。緣及官司舍屋。皆付之極典。夫姦細固所當治也。而失火之家。蓋有不辜者。臣恐濫刑濫罰。橫及無辜。非陛下遇災恐懼。修省之意。無沿流州軍。幾察姦細。自有約束。今乃使之覺察放火之家。則是疏黃蕪燭千里。而隨身矣。臣愚伏望聖慈。止行下臨安府。令督責在城兵官。各認地分。如有違犯。重賞典憲。所有今來已得聖旨。指揮臣未敢行出。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殿中侍御史張守乞疎決獄囚劄子曰。臣伏以國家自祖宗以來。哀矜庶獄。盛夏之月。必御便殿。疎決在京見禁罪人。以及三京。行之積年。未始或廢。比自金人做擾。去歲陛下即位於艱難之初。不及舉行。人雖不能無疑。猶以謂陛下龍飛已肆大需。或可暫罷。至如近日暑氣漸隆。囚禁不少。祖宗令典。不宜廢閣。雖云鑿輿暫駐淮甸。而京師諸夏之本。已降詔聚糧以圖還闕。德澤所先。宜不可後。伏望聖慈。檢會故事施行。緣大理寺獄並在行在所。所有揚州亦乞權依四京施行。試中書舍人李弥遜上奏曰。臣伏見州郡近年刑獄待報。奏案例皆稽滯。近及半年。遠至踰年。往往未下。或緣刑寺稽滯。或道路不通。途中違滯。所以至此。其間多是情輕奏裁。合貸命之人。緣坐獄日久。疾病死亡。深可憐憫。欲乞朝廷嚴立近限。督責刑寺。將四方案牘。疾速結絕。別作號驗。附急遞下諸州。庶幾一空囹圄。以廣好生之德。亦可收召和氣。

右司郎中汪應辰論刑部理寺讞決當分職劄子曰。臣竊以舜為天子。咎繇治士。民之犯于有司者。宜乎皆得其情。而無所疑罰之施于有罪者。宜乎皆當於理。而無所失。然各繇稱舜則曰。罪疑惟輕。又曰。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豈非幽枉之情最偽之態。雖聖人不能以盡
察。惟其慎之重之。猶有所疑而不自以為無失。此所以為舜之聖也。
國家累聖相授。民之犯于有司者。常恐不得其情。故特致詳於聽斷
之初。罰之施于有罪者。常恐未當於理。故復加察於赦宥之際。是以
參酌古義。並建官師。上下相維。內外相制。所以防閑考覈者。纖悉委
曲無所不至也。蓋在京之獄。曰開封。曰御史。又置糾察司。以紀其失。
斷其刑者。曰大理。曰刑部。又置審刑院。以決其平。鞠之與讞者。各司
其局。初不相關。是非可否。有以相濟。無偏聽獨任之失。此臣所謂特
致詳於聽斷之初也。至於赦令之行。其有罪者。或叙復。或囚徒。或縱
釋之。其非辜者。則為之滯流。內則命侍從館閣之臣。置司詳定。而皆
之鞠與讞者。皆無預焉。外之益梓夔利。去朝廷遠。則付之轉運鈔轉
司。而提點刑獄之官。亦無預焉。蓋以獄訟之初。既更其手。苟非以持

平彊怒為心。則於有罪者。或疾惡之太甚。於非辜者。或遷非而不改。
故分命他官。以盡至公。此臣所謂復加察於赦宥之際也。迨元豐中
更定官制。始以大理兼治獄事。而刑部如故。然而大理少卿二人。一
以治獄。一以斷刑。刑部郎中四人。分為左右。左以詳覈。右以叙雪。雖
同僚而異事。猶不失祖宗所以分職之意。本朝比之前世。獄刑號為
平者。蓋其並建官師。所以防閑考覈者。有此具也。恭惟陛下寬厚慈
惠。以祖宗之心為心。其於庶獄。丁寧告戒。前後非一。惟是中興以來。
百司庶府。務從簡省。大理少卿往往止於一員。則治獄斷刑。皆出於
一人。則獄之有不得其情者。誰復為之平反乎。刑部郎官。或二員。或
三員。而關掌職事。初無分異。然則罰之有不當于理者。又將孰使之
追改乎。欲望陛下明詔執事。刑部理寺之官。雖未能盡復祖宗之舊。
亦當遵用元豐定制。庶幾官各有守。人各有見。參而伍之。反覆詳盡。

以攝陛下欽卹之意。亦以為後世法。

孝宗時宋熹召對延和。上奏曰。臣聞獄者民命之所繫。而君子之所盡心也。今天下之獄。死刑當決者。皆自縣而達之州。自州而達之使。者。其有疑者。又自州而上之朝廷。自朝廷而下之棘寺。棘寺讞議而後。致辟焉。其維持防閑。可謂周且審矣。然而憲臺之所許覆棘寺之所讞議者。不過受成於州縣之具獄。使其文案粗備。情節稍圓。則雖顛倒是非。出入生死。蓋不得而察也。是故欲清庶獄之源者。莫若遠選州縣治獄之官。今縣之獄。委於令。其選固已精矣。而未必皆得人。其弊未易革也。若州獄。則今銓格凡選人任滿。有舉主關陞者。方注繁難令錄。其慮蓋已詳矣。然注司理者。乃不用此令。而近制唯進納癯老之人。然後不得注擬。此外則常調關陞。雖昏繆疾病之人。皆得而為之。甚至於流外補官。若省部胥史。亦得而為之。彼以薦舉關陞者。固未必盡得才能公正之人。然比之昏繆疾病無善可稱。與夫胥史之入官者。則有間矣。蓋昏繆疾病之人。苟且微祿。唯知自營。其於獄事。蒙成吏手。漫不加省。而胥史之入官者。又或扭於故習。與吏為徒。販鬻走弄。無所不至。故州郡小大之獄。往往多失其平。怨讟咨嗟。感傷和氣。上為聖政之累。莫此為甚。臣愚欲望陛下明詔銓曹。更定選格。凡州郡兩獄官。專注任滿。有舉主關陞人。或應格不足。則次任任滿銓試中第二等以上人。其常調關陞及省部胥史。並不得注擬。見在任者。非舉主關陞人。即令守俸銓量。如委昏繆疾病。即保明聞奏。特與祠祿。其未到人。候赴上日。亦從守俸銓量。方許放上。若守俸徇私失實。即許監司劾奏罷免。所有省部胥史。雖已注官待次。並令赴部別與擬授庶幾治獄之官。其選少清。各知任職。仰副陛下欽卹之意。

之意。

禮部員外郎范成大上奏曰。臣聞獄重事也。民之受冤不止於播楚。鍛鍊之苦而已。其間貧乏之人。無家供食。干連守待。易得淹延。空腸枵腹。以受播楚。加以雪霜痲癘。非時侵之。故罪不抵死。而斃於囹圄者極多。准令絡囚之物。許支錢。准格在禁之囚。許支米。錢則許於贓罰頭子。運司等處。隨宜撥支。米雖立定升數。而無顯然名色。是致官司循習。不問諸處縣獄。尤無增擬。長吏賢者。至或巡門乞米。以為一粥之資。吏或不賢。粥亦不可當得。且其瘦死者衆。實奸泰和。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檢照給囚之物。既許支用。係省窠名。其糧米亦合一体。乞令運司行下州縣。量度每歲所須。徑於苗米截撥。有關米處。即以合支之錢。依數收糴。庶幾狴犴之中。接濟飢苦。稱罪受刑。不夭生命。

成大又上奏曰。臣聞獄者君子之所盡心也。求其生而不可得。故雖死而不怨。殺者使其尚有可生之理。而必置之死地。則冤矣。國家列聖相授。哀矜折獄。諸大辟刑名。疑慮情理可憫者。皆許奏裁。死而復生。十常六七。堯舜之德。何以尚茲。然而近年以來。案牘成壅。則不得以時聞徹。又不能如期行下。及至指揮到州。間蒙貸宥。而在禁之囚。等待淹延。動閱時序。往往死於桎梏之下久矣。不及沾被湛恩者甚衆。當職官吏。捧詔太息。付之無可奈何。豈不甚傷天地父母好生之心。恭惟宸慮。必為惻然。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申飭收司。凡奏讞之牘。所經由處。並嚴立近限。剋期報應。覺舉稽違。速與行下。庶幾有可宥之理者。不置之必死之地。嘉生吐氣。薰為泰和。實茲政施仁之助。

成大知處州。又上奏曰。臣聞獄者萬民之命。民命莫重於大辟。方鍛鍊時。何可盡察。故其節目。獨在聚錄之際。蓋大情既定。成案已結。官

吏聚於一堂。引囚而讀示之。死生之分。決此頃刻。可謂要會矣。而獄吏憚於平反。摘紙疾讀。離絕其文。嘈噴其語。故為不可曉解之音。遣次而畢。呼囚書字。茫然引去。指日聽刑。人命所干。輕忽若此。遠方近甸。習俗皆然。傍觀寒心。大傷政體。臣竊檢照聚錄之法。有曰。人吏休旬。宣讀無得隱漏。令囚自通重情。以合其款。詳此法意。蓋不止於只讀成案而已。欲望聖慈。深詔攸司。痛革前弊。臣之愚見。謂當稽參自通重情。以合其款之文。於聚錄時。委長吏點無干礙吏人。先附囚口責狀一通。覆視獄案。果無差殊。然後亦點無干礙吏人。依旬宣讀。務要詳明。令囚通曉。庶幾伏辜者無憾。負枉者獲伸。足以稱陛下矜恤之心。滋聖朝仁厚之福。

司農卿兼尹京李椿上奏曰。臣竊攷易之言。獄者凡五卦。曰噬嗑。曰賁。曰豐。曰旅。曰中孚。噬嗑之為卦。離上而震下。離者明也。震者動也。

明在上而動在下。動者未服之象。大象曰。先王以明罰勅法。故曰。利用獄。用獄者未必用刑也。賁之為卦。艮上離下。艮者止也。離者明也。止在上而明在下。大象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明体在下而上。止不動。所以姑明庶政。而不敢用片言以折之也。豐之為卦。震上離下。上動而下明。豐之時大而多。故不可淹緩。在下之事既明。在上者動而必行。可以折獄用刑也。故大象曰。君子以折獄致刑。旅之為卦。離上艮下。在上者高而明。在下者止其所。艮之為義。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亦有光明之道。是上下皆明。獄得其情。刑當其罪之時也。聖人猶戒之。大象曰。君子以明審用刑。而不留獄。中孚之為卦。巽在上而兌在下。巽入而兌說。有孚信而無明体。故大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蓋疑難之獄也。獄之為字。兩犬中言。非謂偏辭也。繫辭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

失其守者其辭屈。獄之事体不出乎五卦之時。囚之口欵不出於六辭之情。有伸由之才。得豐之時。即可以片言折獄。過責之時。雖仲尼之聖。亦有所不敢。况凡人乎。語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不得已而用獄。審其時。而以六辭察之。庶幾乎無冤濫也。今之治獄者。多不然。或任其喜怒。或私受囑託。或付之獄吏。或觀望風旨。鍛鍊以成獄者。所在有之。臣愚願陛下。或飭治獄之官。各思聖人之戒。盡其公心。毋或苟且。切戒觀望。罪有出入。必罰無赦。庶有以上副陛下欽恤庶獄之意。

光宗時。淮東運副虞儔上奏曰。臣竊惟州郡之獄。所係甚重。刑名有出入之殊。人命有死生之判。流徒而下。其事實繁。苟推鞠之際。一失其平。則冤抑之民。何所赴愬。然則獄官所係。頗不重哉。夫知錄司州郡之獄官也。推鞠之責。彼實任之。上官蓋有所不敢問焉。非不

問也。慮其有所迎合。且將鍛鍊之。致輕重其手。而高下其心也。昔之賢者仕於此官。固有與上官爭是非曲直者矣。竊見近年以來。吏部注擬。多是特奏名人。及吏職補授。與夫老於選調。庸繆無能之輩。洎到任之後。一切聽之吏胥。捶楚之下。向所不至。而新進之敏銳者。例不屑就。臣至愚極陋。陛下以臣粗更民事。分符予節。六年之間。徧歷三輔。周旋兩淮。所至每以獄官庸繆為苦。雖小大之獄。必躬必親。然非國家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之意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睿旨。命吏部今後諸州軍知錄司理。並不許注恩科吏職。癯老等人。其任內有能明辨疑似之獄。及囹圄中無瘦死之人。於印紙逐一批書。俾郡守保明申奏。監司從實考察。然後朝廷詳議推恩。或與之減舉。主一負。或舉負既足。許在任改秩。或任滿與陞擢差遣。亦足以明激勵之方。則新進之敏銳者。孰不願為此官。庶幾推鞠之際。不出於吏胥之手。小

大之獄得以不寃。仰副陛下哀矜庶獄之意。天下幸甚。

理宗時。往往讞不時報。囚多瘦死。監察御史程元鳳上奏曰。今罪無輕重。悉皆送獄。獄無大小。悉皆稽留。或以追索未齊而不問。或以供款未圓而不呈。或以書擬未當而不判。獄官視以為常而不顧其遲。獄吏留以為利而惟恐其速。奏案申牘。既下刑部。遲延日月。方送理寺。理寺看詳。亦復如之。寺回申部。部回申省。動涉歲月。省房又未遽為呈擬。亦有呈擬而疏駁者。疏駁歲月。又復如前。展轉遲回。有一二年未報下者。可疑可矜。法當奏讞。矜而全之。乃反遲回。有矜貸之報下。而其人有斃於獄者。有犯者獲貸而干連病死不一者。豈不重可念哉。請自今諸路奏獄。即以所發月日申御史臺。從臺臣究省部法寺之慢。帝從之。

廣宗咸淳九年。起居舍人高斯得上奏曰。臣聞帝王治天下之道無他。曰仁而已矣。夫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君代天作子。受天所付之民。固當生而不傷。使各全其性命。終其天年。然後為無負於上天之託。然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獨治也。必張官置吏。以分理之。薄海內外。有方伯連帥。郡有守。邑有宰。皆受堯生之寄。以為天子牧養小民者也。成周之時。自鄉大夫。至于比閭族黨之長。莫非仁人。吉士。民生其時。餐和茹德。漸駟虞之澤。沐行葦之仁。安有武健酷嚴之吏。得廁於其間哉。三代有道之長。實基於此。秦漢以後。郡縣之吏。非有禮義科指。化輯其民也。獨設刑法以守之。罔密而姦不勝。刑繁而民愈慢。觀前志所載。疾吏之風。悲痛之辭。徒使人於邑不已。其天闕人命。蹙縮國脉如此。為人君者。可不鋤而去之哉。然漢唐之間。刑有世輕世重。民未至甚病也。乃若五季之時。國亂刑峻。殘賊之吏。連軼而起。老可畏者。至有太白經天。民一仰觀。輒捕而戮於市者。他可知矣。堯贊生

於其時。親睹其弊。復遇其人。勸使救之。以為酷吏寬獄甚於大暑。寒暑之威。猶可避也。酷吏之威。其可避乎。善乎。路溫舒之言曰。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委畏。却。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自古言酷吏情狀。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范質感異人之言。及至為相。力以省刑為任。今之刑統。其所刪定。寬嚴適中。本朝用之。刑清民服。國壽箕翼。質有力焉。陛下天資仁恕。視民如傷。獄刑號為平矣。然而日者。京尹非人。芥視赤子。辜奪其食。剝絕其命。乃至失入死罪。慘具五刑。四婦之冤。猶致三年之旱。輦轂之下。有此。豈不止干天和。召災產孽。昔尹彥明有言。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小夫俗吏。固不足以語此。此臣願陛下因弛其禁。深詔有司。毋輕民命。有效尤者。致之重辟。無但免官。庶幾少回忠厚之風。以壽國脉。宗社幸甚。

金章宗時。左諫議大夫西貝鉉上書曰。親民之官。任情立威。所用決杖。分徑長短。不如法式。甚者以鐵刀置於杖端。因而致死。聞者陰陽愆戾。和氣未通。未必不由此也。願下州郡。申明舊章。檢量封詔。按察官其檢察不如法者。具以名聞。內庭勅斷。亦依已定程式。制可。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天降命以興王。王法天而立。政定陰陽之消息。明生殺之樞機。事無大於斯焉。道由之而立也。兩儀肇判。四象爰分。天道莫大於生。故春居歲首。而王者法之以立禮部。其次莫貴於長。故夏居春次。而法之以立兵部。又其次方及於殺。故秋居夏次。而法之以立刑部。至如法冬立工部。法上立吏部。法下立戶部。上者天也。下者地也。地乃天中之積塊。而其實六者皆法乎天也。京府司縣亦設六曹。既以弥綸庶政之夥繁。又以式體一元之妙元也。此皆正名之事。自周公之後。名號世變。而其理莫之能改。方今名已

正。而其實有未之盡者。竊見方今大罪囚徒。鞠訊既成。可縣具詞。以申于路。路覆鞠之。以申達于上司。上司遣理官要察既。審而後刑之。慎之至也。或有及立春之後。所在行刑。此亦似乎失天本意也。夫罪人繫獄。文卷未完。未得即決。或有至于十餘年而猶繫者。其言下招伏。事情昭灼。又適遇理官出審。而不停滯者。萬無一二。為繫之已久。及一旦決而不能待乎秋冬。何前之太緩而後之太急哉。方春之月。勾芒御辰。萬殊有榮滋舒暢之容。而無枯瘁蕭條之理。故王者順之。於是乎掩骼埋胔。禁止伐樹。無覆巢。無殺孩蟲。胎天飛鳥。毋焚山林。凡羅網之類。發獸之藥。毋出九門。但當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命有司省囹圄。毋四掠。止獄訟可也。以卉草鳥獸之微。尚令極澤而况於人乎。以獄訟四掠。猶禁止而况於刑人乎。乃所以盡生生之至道。慎其始以存終也。及乎商風振起。少暉司天。鷹乃祭鳥。霜飛蕭艾。於是

乎審斷戮罪。乃所以順陰氣之嚴凝。助陽律之不逮也。如是則天道克常。而王猷昭立矣。昔丙吉不問橫道死傷之人。而問牛喘。蓋以事作乎顯者。機達乎微者。吉凶現於顯也。且春夏行刑。則是春夏二時行秋冬之令。災殃之效。具見古書。非臣所能盡言也。頃者連年變異。蔬穀不登。或隕霜不殺草。而桃李開華。或地震日月食。而動靜不一。斯皆陰陽反覆。而意或有以致之也。此事革之甚易。而所關甚大。天下官吏莫肯啓一言者。臣又不知其何也。伏望陛下。面稽天意。載審刑章。凡有罪當死以上。命省部秋冬遣理官出而報之。凡罪不至死。及非常之事宜速決者。不在此限外。依上施行。庶幾休徵。存至氣候相協。天人一致。而表裏相通。体用一源。而顯微無間矣。天麟又上策曰。臣聞定磐石之鴻基。莫如尊士。開弥天之大義。要在輕財。彼衡門陋巷之寒士。欲希咫尺之功。圖針芥之名者。尚拳拳以

行此而不之失也。况乎秉錄握樞。夏超乎民物之上。者可不務哉。生
宜之中。芝草生焉。鳥獸之內。麟鳳出焉。瑞昌時。耀盛德。非土宜鳥獸
之所可辱也。周有八議。議賢議能。故賢能雖父祖子弟之陷罪。國家
亦不連坐禁錮而棄之也。猛虎不飲盜泉之水。鷲鳥不棲惡木之枝。
甘其渴。忍其勞。非苟且恬愉以失其操也。上有常用。下有常供。故濫
物雖萬億及秭之甚豐。國家亦不掛念嗜利以收之也。誠以用賢能
則所利者極博。而收濫物則所損者極大。故也。我聖朝推天地之深
仁。發雷霆之大號。澤及九有。保全羣下之生。法約多端。爰罷三族之
令。復先王久廢之舊章。行前代所不能行之洪惠。彼有罪而當之。及
無罪而視之者。孰不感服而欽念之哉。愚臣以為猶有未之盡者也。
竊見方今陷大罪者。除本人已就極刑之外。其妻孥親屬。有投諸遠
方而不齒者。有繫於場冶而應役者。有役於古族而為臧獲者。有配

於上伍而就苦地者。斯皆盡除惡務本之當然。切恐有委沙遺金之
餘恨也。昔崇鯨之方命。圯族。王敦之狼顧。天邑。伯禹乃崇鯨之子。茂
弘乃王敦之弟。虞舜極鯨。用伯禹以為司空而不疑。晉元罪敦。知茂
弘之忠節而不問。故能奠嵩山。大川之地。成九叙之歌。以弼虞舜於
無為之休。懷凌霜貫日之誠。愿剪吞沙之寇。以致晉帝於中興之美。
盖由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刑賞之施出于公也。由此觀之。籍沒之人
不宜終身禁錮明矣。又竊見方今或因駐濫。或陷逆流。例皆籍沒其
財。歸諸內府。散于宗室。班于外家。臣伏以金璧之寶。貨貝之資。所以
權輕重。通有無。而流布于四方。以張王室之柄也。飢不可食。寒不可
衣。然而不可一日闕之。聖人因其無實用。而有太益。故賤之。賤之者
何。賤其取之而非義者也。彼犯罪之家。非刻剝於下民。則兼并於貧
人以得之。今而釁彰孽露。干我常刑。是因利以贖害也。若上之人知

利之無益而塵翳清潔亦獨何心哉。且國家不患無財貨之用。右族不患有飢寒之窘。豈賴夫籍沒貪穢之財以周所用乎。然今未免此事者。亦因循而不以為意故也。伏望陛下留心細慮。下令昭陳。凡當籍沒之家內。子孫弟姪。若有超然特異。足學知政之人。聽有司公舉錄德量能而用之。不在禁錮之限。若然。則士知國家之重賢。咸自厲身奮志以希寸祿而程功效實矣。凡當籍沒之財。貯於一所。明立簿記。待儲積之多。散於無告之人可也。若然。則民化國家之廉仁。咸自立操喻義以復本然而遷善移風矣。此臣所以謂定磐石之鴻基。莫如尊士。開弥天之大義。要在輕財也。

天麟又上策曰。臣聞化者政事之本也。刑者政事之末也。民有賢愚。有深淺。淺者隨化而自遷於善。深者非刑而無以制之。聖王灼知此故。既布化。又立刑以治天下之民。言其極理。則雖有本末之殊。論其

設施。則當並舉而無先後之異也。故守其化而不以刑。則奸慝暴亂之徒恃強凌弱而上為姑息之小惠矣。此舜誅四凶而天下咸服。晉戮三罪而左氏美之。蓋所以備末也。故專其刑而不以化。則秦和洋溢之氣有所鬱滯而上為法家之少恩矣。此文王敷政施仁而受命。漢祖寬仁愛人以肇基。蓋所以務本也。今國家本末並全。化刑兩具。旌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之門。以厚邦風。舉茂材異等不求聞達之者。以勵後進。濟天民之無告。以擴測隱之心。崇郡縣之學校。以敦教育之本也。凡此皆化也。內立刑部。外設理問。示羣下以告捕之賞。儆百條以風憲之官。凡此皆刑也。大綱已備。小紀未完。若夫王化之方。乞皆詳見於前篇矣。其刑罰之事。臣試申之。伏見方今殊死者自有常制。至於抵罪而不當死之流。或有推惡惡之心。循街鞭朴以儆乎衆。未及還獄。遂僵尸於路隅。而人莫之敢稱其寃死者。或有垂矜憫之

念依法施行以全其生。未及旬月。復抵冒於嚴禁。而官未有思絕其禍根者。此兩者。臣以為胥失之矣。夫既犯大罪而實諸死地。宜也。非苛也。夫一犯薄罪而亦實諸死地。苛也。非宜也。凡盜賊奸宄之類。皆官吏未盡承流宣化之德。以致之。昔陳仲弓一閹人尔。猶且化一果上君子。而闔境無盜。况乎握郡縣之柄者乎。既不反求諸己。而思有以自責。乃復絕頑民自新之路。逞無過不測之威。不亦不能新民之甚乎。又國家之法。未有薄罪當死之刑。今而郡縣擅為威虐。憲職聞之而不察。省部視之而不禁。豈不傷聖朝之仁化哉。夫罪有故犯者。有誤犯者。有重者。有輕者。常以馭故。權以馭誤。極以馭重。薄以馭輕。究而詳之。莫非中也。彼敗常之人。其罪雖不及死。然以有苟存犬馬之命。幸免漏魚之網。教之不知道。守之不移。方其始犯之也。聖人惻然而憫之。小懲而誡之。彼猶不悔。及其再陷刑網。聖人猶曰。焉知其不復改邪。仍前以治之。及乎三陷刑網。聖人乃曰。此將終無所改矣。惟殘戕良民。而抑且累澄浩之化也。故國家受夷而不惜。犯者雖死而無辭矣。今有屢犯刑章。方且坦然自得。由然無恥。縱情以陵無玷之人者。豈不屬聖朝之威刑哉。書曰。扭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言三犯雖細。而亦不之宥也。伏望陛下止郡縣之虐。除怙終之源。凡盜賊細罪。一發覺。及再發覺者。邦有常條。無得以前循銜鞭朴致傷人命。凡盜賊細罪。三發覺者。明據前後所犯而誅絕之。凡所犯雖多。而發覺未及三者。不在誅絕之限。蓋須既懲又懲。然後以為真不能改。而施之以極刑也。凡奸宄之罪。未及死者。同如是。則官吏無擅殺之權。而大化可行。犯者知將來之不免。而有以自新。國家除不悛之愚昧。而刑罰少措矣。

世祖駐蹕察納兒台之地。吏部尚書耶律希亮至。奏對畢。畫文用問

大都近事。希亮曰。國多囚耳。世祖方歌枕而卧。忽寤問其故。希亮奏曰。近奉旨。漢人盜鈔六文者殺。以是囚多。帝驚問孰傳此語。省臣曰。此旨實脫兒察所傳。脫兒察曰。陛下在南坡。以語蒙古兒童。帝曰。前言戲耳。曷嘗著為令式。乃罪脫兒察。希亮因奏曰。令既出矣。必明其錯誤。以安民心。帝善其言。即命希亮至大都諭旨。

順帝時。蘇天爵上奏曰。洪惟聖朝。奄有中夏。深仁厚澤。普洽于黎元。明罰詳刑。務存乎寬大。然自近歲伊始。有司或不得人。以致刑獄滋章。重使生靈彫弊。無辜者牽連受刑。有罪者徼倖獲免。舞文弄法。悉快于姦貪。肆虐逞威。尤便于皂隸。始則因事以織羅。次則受財以脫放。及聞審囚官將至。却稱被囚人在逃。縱欲陳告其取受。却緣本宗事未絕。設計害民。無所不至。其有結案之囚。嘗使明正其罪。今縣未嘗申解于州。州未嘗申解于政。或畏刑名之錯。或因結解之難。不問

罪之重輕。盡皆死于囹圄。斷遣者既未曾有。平反者蓋所絕無。夫朝堂宰輔。惟恐一夫失所。而州縣官吏。輒敢恣意殺人。感傷天地之和。蓋亦莫重于此。近因欽奉詔書。通行畿甸。詢民疾苦。踈滯冤滯。念國家治安。既久。本欲生全其民。今中外一歲之中。死者不知其幾。其在江南。猶稍知懼。結案幸達于中書。判送悉歸于刑部。議擬方在吏手。囚徒已死獄中。且重罪飛申。先使知事之元護。有司月報。又欲考事之施行。今皆視為虛文。一切置之不問。夫朝廷作法如此。郡縣慢令可知。京畿積弊如此。天下之事可知。故憤怨蘊于人心。災異形于天變。水旱大損于禾稼。生靈日入于貧窮。聞者可以傷心。見者當為痛哭。傳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今海宇承平百年。正當申明刑政。感格和平。而乃因循苟且。廢廢如此。欲望積祥。駢臻黎民安大。豈亦難矣。宜從都省明白聞奏。今後內外輕重罪囚。其事一起。律某年

月日到禁。某年月日申解。所司或斷訖笞杖等罪。或審復結案待報。某事一起。自某年月日到禁。某年月日因患某病。某醫用何藥。何竟因某病身故。年終通行開寫略節。情犯緣由。次年三月。以稟申達省部。選委刑部文資正官一員。妨職子細披詳。如有淹滯刑獄。決遣不當。妄申急證。死損數多。皆當驗事重輕。依例治罪。庶幾朝廷明其政刑。天下知所警畏。有司不敢生事擾民。罪囚不至冤濫死損。天爵又上奏曰。蓋聞刑者輔治之具。非恃刑以為治者也。欽惟國家列聖臨御。其用刑也。本之以寬仁。施之以忠厚。內則論議付之刑曹。外則糾察責之風紀。故治功表著。德澤涵濡。然法之所立。或有所未周。吏之奉行。或有所未至。當職猥以譎材。竊食重祿。粗有聞見。略具敷陳。

一。到選官。年六十五以上者。先行銓注。此國家優恤臣僚宣力

既久。恐其年不逮。恩德至渥也。照得各處推官。專掌刑名。夫案牘之冗。全藉乎精神。審讞之詳。悉資乎耳目。案牘不差。則吏無所欺。推審既詳。則囚無冤抑。今路府推官。往往年老。或視聽不明。或神思昏老。苟圖祿俸。姑俟引年。欲望刑政肅清。蓋亦難矣。夫先行銓注。固明時之厚恩。而刑罰不中。亦聖人之明訓。今後各處推官。有關當選。吏通儒術。儒習吏事。材力明敏。別無過舉。方許為之。其年六十五以上者。銓注別職。如此則庶幾刑罰得中。官無曠職矣。

一。民之犯罪。具有常刑。苟肆攘奪。理宜禁治。切見各處人民。或稱窩藏盜賊。或言收寄贓物。或因偽鈔攀援。或為私盜致訟。凡一切刑獄等事。有司公吏巡捕人等。往往因其捕獲。乘隙肆為搶奪。所犯罪有輕重。家貲為之一空。甚至取其贓杖其家。因為得

罪蓋亦不敢告陳。有司亦不受理。江淮之南。此風尤甚。照得舊例諸被囚禁。不得告舉他事。其為獄官酷已者聽之。夫在獄被酷。猶許陳告。况民之罪狀未明。一家已被其虐。不亦甚可恤乎。今後有犯此者。許其家人明立證佐。具狀陳告。合無比依搶奪民財。估贓定論。官吏失於約束。亦合量情究治。如或挾讎妄告。抵罪反坐。如此。庶幾愚民不至甚受其害。而巡捕之人亦知有所警畏矣。

中書省奏准節該除人命重事外。偷大頭足等一切罪犯。職使完備。不須候五府官審理。命拘該衙門依例歸結。夫民之犯罪。或不得已。累朝欽恤。具有憲章。向者三年一次遣官審理。本為罪囚在禁淹滯。今次奏准偷大頭足等罪。許命拘該衙門歸結。則是人命重事。直待三年五府官處決。誠恐獄囚繁夥。愈見各

延。照得立御史臺條畫一款。所在重刑。每上下半年。親行參照文案。察之以情。當面審問。若無異詞。行移本路總管府結案申部待報。其有番異。及別有疑似者。即行推鞠。若關人衆卒難歸結者。移委附近不平礙官司。再行磨問實情。若更有可疑。亦聽復行推問。無致冤枉。若有冤滯。隨即改正疎放。欽此。今後內外重囚。擬合照依舊例。命廉訪司審錄。果無冤抑。移牒總管府結案。申覆詳斷。其三年一次遣官審理。既不得人。徒增煩擾。並合住罷。如此。庶幾獄無淹滯。刑政肅清矣。

一。伏觀至元二年宣諭聖旨節文。內外有司官不為用心捕捉盜賊。縱有拿獲賊徒。取訖招伏。賊仗明白。指以小節不完。不行歸斷。今後但有捉獲強盜。偽造寶鈔賊徒。半年之內。依例結案。偷大頭足。三箇月內。須要結案。合該放罪。依例斷決。違者在內監

察御史在外廉訪司官。驗事輕重究治。謹按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蓋言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不可留滯淹久也。今各處在禁重囚。或為賊盜寄贓仗于別所。或印偽鈔藏板具于他鄉。或指為首同伴在某處居止。或稱家屬證佐在某家隱藏。果有堪信顯迹事發。官司即須移文勾取。不得因時妄指平民。彼處官司倚恃不相統攝。往往不即追捕。以致賊徒在逃。又令毀棄贓仗。遷延歲月。虛調文移。蓋因官吏舞弄作弊。萬端以致刑獄淹延。不能杜絕。江南州郡此弊尤甚。今後如有承受各處公文。即當剴時追捕。若令賊徒展轉在逃。贓仗亦不到官。合無比依不即捕盜等例。定立罪名。如此庶幾事得結絕。吏知畏懼。而州郡亦無留獄矣。

一。法制之立。既有成規。奸偽之滋。理宜嚴禁。照得舊例。諸保辜者。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毆傷者。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三十日。折跌支體及破骨者。五十日。限內死者。各依殺人論。其在限外及雖在限內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毆傷法。參詳此法。古今遵守。別難更易。今江淮以南。或辜限已滿。其被毆者身死。有司往往比依元貞元年孟福被死事例。加等科斷。若皆如此。遵行。是辜限為不可用。破已成之法。開姦弊之門。誠恐刑獄日滋。深為未便。照得孟福事例。通制既已不載。有司似難奉行。今後鬪毆傷人者。止合依辜限之制。或在限外。雖無他故死者。合無止依本毆治罪。其孟福例擬合通行禁止。如此庶幾奸偽不滋。法制歸一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十八

赦宥

東漢光武建武二十年。大司馬廣平侯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漢對曰。臣愚無所知識。但願陛下慎無赦而已。

桓帝時。河南尹李膺初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同心。糾罰姦佞。時膺等以罪輸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曰。昔秦人觀寶于焚

昭奚恤。益以群賢。梁惠王瑋其照乘之珠。齊威王吞以四臣。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竊見左校施刑。徒前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

李膺等。執法不撓。誅舉邪臣。肆之以法。眾庶稱宜。昔季孫行甫。親逆君命。逐出莒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今膺等投身疆禦。畢力致罪。陛

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譴誅。遂令忠臣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歎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

中。宣帝徵張敞於亡命。緄前討蠻荆。均吉甫之功。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膺着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

東晉元帝永昌元年。皇孫生。郭璞上疏曰。有道之君。未嘗不以危自持。亂世之主。未嘗不以安自居。故存而不忘亡者。三代之所以興也。亡而自以為存者。三季之所以廢也。是以古之令主。開納忠諫。以弼其違。標顯切直。用攻其失。至乃聞一善則拜。見規誠則懼。何者。蓋不私其身。處天下以至公也。臣竊惟陛下符運至著。勲業至大。而中興之祚不隆。聖敬之風未躋者。殆由法令太明。刑教太峻。故水至清則無魚。政至察則衆乖。此自然之勢也。臣去春啓事。以囹圄充斥。陰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薄關。去秋以

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洪潦。歲用無年。適聞吳興復欲有構。若者。欲微漸成。臣甚惡之。頃者以來。役賦轉重。獄行日結。百姓困擾。甘亂者多。小人愚嶮。共相扇動。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虞。按洪範傳。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怒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代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於事者也。假幸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固靈基。黔首顯顯。又歲涉午位。全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譴下上。承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勅官。克厭天心。慰塞人事。此庶幸甚。禎祥必臻矣。臣今所陳。雖而允聖旨。久而尋之。終亮臣誠。若所啓上合。願陛下勿以臣身廢言。無隱而陛下納之。適所以顯君明。臣直之義耳。疏奏。帝納焉。後魏明元帝時。以郡國豪右。大為民蠹。乃優詔徵之。民多應。本盜賊並起。帝不能禁。帝乃引白馬侯崔玄伯及元城侯元屈等。問曰。前

以兇俠亂民。故徵之京師。而守宰失於緝撫。令有逃竄。今犯者已多。未可悉誅。朕欲大赦以紓之。卿等以為何如。屈對曰。民逃不罪而反赦之。似若有求於下。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玄伯曰。王者治天下以安民為本。何能顧小曲直也。譬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法度不平。亦須蕩而更制。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自秦漢以來。莫不相踵。屈言先誅後赦。會於不能兩去。孰與一行便定。若其赦而不改者。誅之不晚。帝從之。

後周宣帝在位。德政不修。數行赦宥。京兆丞樂運上疏曰。臣謹按周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普失肆赦。此謂過誤為害。罪雖大。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此謂赦疑從罰。罰疑從免。論語曰。赦小過。舉賢才。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逮茲末葉。不師古始。無益於治。未可則之。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癘疽之礪石。又曰。惠者民之

悅。法者民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

唐高祖時。東都平。大赦天下。又欲責賊支黨。悉流徙惡地。治書侍御史孫伏加諫曰。臣聞王者無戲言。書稱爾無不信。朕不食言。言之不可不慎也。陛下制詔曰。常赦不免。皆原之。此非直赦有罪。是亦與天下更新辭也。世充建德所部。赦後乃欲流徙。書曰。穢厥渠魁。曾從罔治。渠魁尚免。曾從何辜。且贖狗吠堯吠。非其主。今與陛下結髮雅故。往為賊臣。彼豈忘陛下哉。墮隔故也。至疏者安得而罪之。由古以來。何始無君。然止稱堯舜者何也。直由善名難得也。昔天下未平。容應機制變。今四方已定。設法須與人共之。法者陛下自作。須自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也。自為無信。欲人之信。若為得哉。賞罰之行。無貴賤親疎。惟義所在。臣愚以為賊當於赦當免者。雖甚無狀。宜一切加原。則天下幸甚。

太宗貞觀中益澤道行軍總管岷州都督高甌生坐違李靖節度減死徙邊時有上言者曰甌生舊秦府功臣請寬其過太宗曰甌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告靖謀逆雖是藩邸舊勞誠不可忘然治國守法第洎畫一今若赦之使開僥倖之路且國家建義太原元從及征戰有功者甚眾若甌生獲免誰不覬覦有功之人皆須犯法我所以必不赦者正為此也又謂侍臣曰天下愚人者多智者少智者不肯為惡愚人好犯憲章凡赦宥之恩惟及不軌之輩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凡養糧莠者傷禾稼志奸宄者賊良人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又甌先主嘗謂諸葛亮曰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之間每見啓告理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故諸葛亮理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梁武帝每年數赦卒至傾敗夫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以來絕不赦赦今四海安寧權義興行非常之恩不可數得恐愚人常冀僥倖惟欲犯法不能改過

長孫皇后遇疾漸危篤皇太子啓后曰醫藥備盡今尊體一不瘳請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祐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為惡若行善無効何福可求赦者國之大事佛道共上每示存異方之教耳常恐為理體之弊豈以言一婦人而亂天下法不能依汝言也

武后時突厥入趙定殺掠甚眾民多脅從於賊賊已去懼誅逃匿時狄仁傑為河北安撫大使乃上疏曰議者以為虜入寇始明人之逆順或迫脅或願從或受偽官或為招慰誠以山東之人重氣一往死不為悔比緣軍興調發煩重傷破家產別屋賣田人不為售又官吏侵漁州縣科役督趣鞭笞情危事迫不循禮義投跡犬羊以圖賒死此君子所愧而小人之常民猶水也壅則為淵疏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音董白之亂神器播越卓已誅禽部曲無赦故事窮變生流毒京室此由恩不溥洽矣在赦先今負罪之伍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群盜緣茲聚結故臣以

為邊鄙警不足憂。中土不寧可為慮也。夫持大國者不可以小治。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所務弗檢常法。願曲赦河北。一不問罪。詔可。

中宗時張易之謀議窮治黨與。監察御史張廷珪建言曰。自古革命務歸人心。則以刑勝治。今唐曆不移。天地復主。宜以仁化蕩宥。且易之盛時趨附奔走。半天下。盡誅則已暴。罰一二則法不平。宜一切洗貸。中宗納之。

德宗時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論左降官唯赦量移事。狀曰。右竄謫之徒。皆在遐僻。或迫於衰暮。顧景思還。或困於瘴癘。翹心望徙。既關需澤。許以量移。企躍之情。遠想可見。若准所司舊例。須俟州府錄申。並勘檢尋。勳踰年歲。上稽恤宥之旨。下虧慶賴之心。臣等商量。恐須釐革。望令所司據承貞元六年恩赦。檢勘已量移未量移官。及貞元六年恩後左降官等。除遷改止歿之外。具名銜及貶責。

事由年月速報中書門下。不須更待州府申請。臣等據所司報到。則便進擬。不出歲內。冀悉霽恩。未審可否。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贄又上奏曰。然以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遲。故決罪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体宜疾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為程。誠以聖王之心。務弘慶惠。必迴翔於行罰。而企躍於舒恩。不加罰於典法之外。

不虧恩於德令之內。則受責者莫得興怨。荷貸者咸思自新。所謂威之斯懲。宥之斯感。懲以致理。感以致和。致理則尊。致和則愛。為人父母。必在兼行。陛下德配上玄。澤流下土。頃因郊祀。普降鴻恩。凡是與責之人。並許量移近處。臣等任叨輔翼。職在宣行。尋具奏聞。請便進擬。聖心精一。務欲均齊。令待所司檢尋。一時類例處分。其左降官內。

或罪非可棄。才有足甄。亦許別狀商量。不拘常例。獎用。臣等據所司檢勘左降官及流人送名到者。都比擬量移。及別追用。分為三狀。前

月十二日封進。其流人量移狀已蒙印出行下訖。餘兩狀至今未奉進止。竊以赦書宣布。僅欲半年。若更淹遲。恐乖事體。又諸州刺史及臺省官等。繼有事故。頗多缺員。睿旨精於選求。至今常不充備。以旨掩德。見非古人。錄用棄瑕。允歸聖造。願廣含弘之美。庶增誘掖之途。謹奉狀陳聞。伏聽進止。

贄又上奏曰。右希顏奉宣進止。舊例左降官每准恩赦。量移未過三百五里。今度進擬。稍似超越。又多是近真馬處。及當路州縣。事非穩便宜。更高量。伏以罰宜從輕。赦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德澤之恩也。夫位尊者其惠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豐。位尊而惠輕。則體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陛下躬行盛禮。浚發德音。念謫居之荒遐。哀負累之沉棄。俾移近處。將合新恩。被令初行。室家相慶。惠亦至矣。言亦大矣。竊料竄逐窮僻。喜聞霽澤。國必破產。

以飾行裝。計日而俟休命。往蕘淹恤。復經半年。儻又所舊任鄰近。竊恐乖陛下垂愍之意。制書行慶之恩。口輕。非所以揚鴻休而布大信也。謹按承前格。令左降官元勅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即申所司。量其舊資。便與改敘。縱或未有遷轉。亦即任其歸還。逮于開元末。李林甫固權專恣。凡所斥黜。類多非辜。慮其却迴。或復寬許。遂奏左降官考滿。未別改轉者。且給俸料。不須即停。外示優矜。實欲羈係。從此已後。遂為恒規。一經貶官。便同長任。迴望舊里。永無還期。縱遇非常之恩。許令移遠。就近雖名改。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從大適小。時俗之語。謂之橫移。馴致忌克之風。積成天寶之亂。展轉流弊。以至於今。天下咸病此法。深苛而不能改。從舊典者。良以猜嫌之慮。易惑上心。將謂負譴之人。悉包禁錮之意。已經黜責。遂欲隄防。故高論則痛嫉林甫之陰邪。而密網則習行株育之

弊法。儉邪為蠹。乃至於斯。然則左降永絕。於歸還量移。不辭於僻遠。蓋是奸臣詭計。殊非國典舊章。且貶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重。責有淺深。固非盡是回邪。皆須備慮。王者之道。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做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做則浸及威刑。不勉則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叙。人知復用。誰不增脩。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克。恒處閑防之中。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貪亂。或起於茲。雖則何患能為。亦足感傷和氣。謂非帝王開懷含垢之大體。聖哲誘人遷善之良圖也。臣等昨進擬商度。非不精詳。既審事宜。亦尋舊例。參求折衷。兼務齊平。大約所擬之官。各移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於舊任。官資序進於本銜。並無降差。亦不超越。其有累經移改。已至闕

畿。則但以大州增其常秩。所冀人皆受賜。死不貳乎。上副鴻恩。下塞延望。纔將得所。殊匪為優。今若裁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改職而疆域不離於本道。遷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是增移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驛。應合量移之例。約有二百許人。道路須計其遠近之差。州縣則校其高下之等。若必選非當路。復不近兵。則恐類例失倫。署置偏併。示人疑慮。体又非弘。幸希聖聰。更賜裁審。其擬官狀。並未敢改革。竇又論赦書事。狀曰。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臣。令臣審看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條錄。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省再三。猶懼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余以為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結者。不可以

常語論。陛下嗣承大寶。志一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此庶未達於暫。之旨。而怨咨已深。昊穹亦假以悔禍之期。而志難繼。起復以刑請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危。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逋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克滔天僭帝者二。豎又有顧瞻懷貳。叛換黨姦。其流寔繁。不可悉數。皇與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申。將欲紓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禱于桑野。躬自冕芻。以為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私。宜

煙。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盡去癘。使天下聞之。郭禁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末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誠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諭。故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庶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罄輸愚懇。伏聽聖裁。

贊又請宥趙貴先罪狀曰。右欽淑奉宣聖旨。前者共仰商量。趙貴先發怒其罪。朕朝來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則是逆人。合依常

刑不可寬捨。衆人意既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愚以為貴先
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恕。陛下所議。務省原其
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
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既殊。通執之方。亦異。言各
有當。體各有宜。事成相駁。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命龐
若葭兵。齊映率衆東行。貴先即其部將。于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
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獨主管幕。進無摠帥。退闕亂兵。遂為賊泚所
招。給以同迎鑾駕。泚既反。狀未露。貴先安得勿從。已受邀留。遂遭劫
制。身廢偽職。兵隸兇徒。雖居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
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受責之辜。唯
在不能守節而死耳。貴先儻能守節。即是忠烈之徒。固獲褒旌。豈資
寬捨。凡所議讞。蓋緣獄吏罪疑。惟輕實編令典。脅從罔理。亦載聖謨。

况復懷元未殲。布烈猶熾。遭罹誘陷。其類是繁。今京邑初平。皇猷更
始。乃是汚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宜審慎。一輕一
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咸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
務偷生。衆心既偷。賊勢思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苟循匹
夫之談。以興億衆之役。為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曩者羯胡亂華。染
汚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所不問。河朔遺孽。既聞德
澤之弘。被且幸。曹汚之見原。人人皆自怨。元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
司按罪。繼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已附。
而重攜。浸長厲階。至今為梗。豈不以任法之久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
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既定四方。見諸將往。狂偶語謀反。乃問張良曰。
為之奈何。良曰。陛下所最恨者為誰。帝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害我。
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帝用良計。諸將果安。皆云雍齒且

侯晉屬何患。蓋以圖霸王者不牽於常制。安反側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齒之釁。加戮不足威暴。遂矜全可以定危。疑明怒而行。盛德斯在。何所為慮。尚勞依違。微臣區區上言。蓋為將來張本。凡非首惡。皆願從寬。庶使負累之徒。莫不聞風而化。消盡兇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為善矣。伏惟不為浮議所移。

憲宗元和三年。帝御丹鳳樓。大赦天下。知樞密中使劉光奇黨庇同類。奏准舊例。散差中使走馬往諸道送赦書。所貴疾速。意欲與瑕其類。使至諸道。受納財賂。俟其至也。自獲其半。翰林學士裴洎李絳等奏曰。陛下自臨御海內。事推至簡。易去煩苛。今復以赦書散差。勅使專送。是求方鎮貨財。蓋非陛下意旨。請付度支。並鐵急遞發遣。既得疾速簡便。又無求取勞擾。上依絳等所奏。光奇又奏曰。舊例如此。即須改移。豈可循舊弊耶。

便改易。上曰。舊例若是。即須奉守。若不是。宜依裴洎李絳所奏。

即須改移。豈可循舊弊耶。

文宗時。邕管經畧使董昌齡誣殺參軍衡。方厚。貶漳州司戶。俄徙峽州刺史。右拾遺魏謩諫曰。王者赦有罪。唯故無赦。比昌齡專殺不辜。事跡暴章。家人銜冤。萬里投訴。獄窮罪得。持被矜貸。中外以為屈法。今又授刺史。復使治人。紊憲章。乖至治。不見其可有詔改。洪州別駕後晉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左散騎常侍張允為駭。赦論以獻。曰。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漢之吳漢。疾篤。帝問漢所欲言。漢曰。惟願陛下無赦。亦蓋行赦。不以為恩。不行赦。不以為無恩。罰有罪。改也。自古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墜牢而出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之訟者。一有罪而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將寃。此乃致災。

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至使小人遇天災。則皆喜而相勸。以為惡。曰。國將赦矣。必捨我以救災。如此。則是教民為惡也。夫天之為道。福善而禍淫。若捨惡人而變災為福。則是天又喜人為惡也。凡天之降災。所以警戒人。主節嗜慾。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而已。上覽之大悅。

宋太宗時。祖吉守郡。為姦利事。覺。下獄。案劾。爰書未具。郊禮將近。太宗疾其貪墨。遣中使諭旨。執政曰。郊赦可特勿貸。祖吉。趙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肆類。對越天地。告于神明。奈何以吉而隳陛下赦令哉。太宗善其言。乃止。

太宗嘗因郊禮議赦。有秦再思者。上書願勿赦。引諸葛亮佐劉備數十年不赦事。帝頗疑之。時趙普對曰。凡郊祀肆眚。聖朝彝典。其仁如天。若劉備區區一方。臣所不取。上善之。遂定赦。初太祖將祀南郊。詔兩京諸道。自十月後。犯強竊盜。不得預郊祀之赦。天聖五年。馬亮上

言朝廷雖有詔而法官斷獄乃言終是會赦多所寬貸惠姦宄夫詔旨遂詔已下約束而犯劫盜及官典受贓悉論如律

真宗時右正言夏竦上奏曰臣聞仲尼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傳曰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育是養臣以為邊無兵革之患

官無貪暴之吏國無率斂之制民無寇盜之憂則元元受好生之賜萬物遂長育之性皆非謂肆赦之義也蓋赦者偏枯之物權時之制

君子所懼小人所悅夷吾嫉其大害孔明譏其小惠故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居上者故宜矜慎皇家解五代之苛暴復八世之典憲撥亂

之始宜推解網之惠守成之朝難縱委纏之權夫赦不可以逆知逆知則姦作姦不可以數惠數惠則政煩方今郊祀之日必覃渙汗之

恩豪猾瞻望而造姦吏胥因緣而弄法雖預示禁章未令原免及廣覃慶澤誰復舉行願陛下崇先王去殺之道塞叔世屈法之門令恩

不預彰。罪無苟免。霽霜威。流惠澤。若以廢之不可。必也用之有方。書曰。昔災肆赦。易曰。赦過宥罪。或當陽氣發生之始。薰風亭育之際。順雷雨之象。布麥蕭之恩。必也。赦除悞失。宥故犯。庶幾懲戒有差。免使重輕一致。肆眚之文。事宜從簡。若蠲放理督之物。并進官資之屬。各詔有司。頒下其事。何必縷陳條例。動盈數幅。使舞文之吏得以因緣。載筆之官難為紀述。從其簡易。足正經綸。

仁宗景祐元年二月。侍御史龐籍乞郊禋更不行。赦疏曰。臣竊見南郊禮畢行赦。且禮行於郊。而勸賞賜赦者。古之人無有也。三王之世。歲親祀昊天上帝於圓丘。又祀感生帝於泰壇。漢朝有甘泉五時之祭。綿代而降。郊祀不輟。至於賞赦。皆未之聞也。有唐兵興以來。事天之祀。歲或廢之。迄于五代。三年之行。還以大賞。所以勞衛兵也。必大赦。所以蕩亂獄也。然則所賞既大。不可以歲舉。故必三載而躬祀也。

聖朝承五代之弊。興千齡之統。應變以制。事酌中而立。治遠遺前古之法。近擇後王之迹。是以間歲報本。就陽位而展禮。一朝錫福。御端闈而行赦。慶賞二柄。行慶之道也。謂夫法。篤順動。六師景從。雖無大勞。而必隆賞。所以勉軍伍而衛社稷也。雖至愚以謂賞者國家之大典。可以仍舊。謂夫狴牢悉啓。桎梏並空。雖皆大罪。而必盡赦。所以滌衆故而使自新也。雖至愚以為赦者政教之大患。不可以常用。何以明之。且有罪者宥之。未必自新也。被苦者抑之。未必無怨也。不能自新。將復為惡。不能無怨。將悔為善。一赦而使民悔善復惡。故以為政教之大患也。所謂常赦者。除十惡關殺。劫殺謀殺。並為已殺人者。及放火。官典犯正枉法。賊至死不赦外。其餘罪咸赦除之。設有鬪毆者。折肋墮胎。折跌人支體。及瞎其一目。即損二事已上。及因舊憲令至篤疾。以威力取財。雖不傷人。是皆凶險之。大楚毒之極。實之常刑。則

可以舒平民之憤。控惡人之銳。乃復被其大恩。出為無罪。誠不足以增光盛德。適足以塞和氣而已。况復將有事於南郊之歲。必告布天下。民以是知國將郊禋。郊必宥罪。乃先其時。節用肆其凶暴。雖約束之預降。終難覺之悉蕩。宣父有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今使之知。所以為幸。陛下誠能布發睿旨。昭示天下。今後郊禋之日。除賞賜之外。更不行赦。使無敢為虐。則善懦者懷惠。凶頑者知禁矣。

慶曆二年。館閣校勘蔡襄上疏曰。臣伏觀比年以來。盛夏之月。陛下親慮京師繫囚。令天下負罪者減降。便從輕典。此蓋陛下嗟憫元元。重罹禁網。冒炎暑之苦。而處狴牢之下。天衷惻然。下寬大之詔。寔羣生之厚幸也。臣愚無智慮。不能識天地無垠之施。而竊有感焉。臣聞古先帝王躬慮獄囚。皆以決訴冤滯。非特專有過戾也。迫隆冬。綠苑旱。則或行之。非一定而不易之制也。向者國家行之。比三年矣。編戶

之民習蹈前事。咸知指時月。輕觸憲度。豈非屢行之。以滋而為弊。夫法者天下大公之本也。故罪有大小。法有輕重。今所處者輕法。以非其罪邪。雖輕法不得施。安在降其等乎。誠當其罪邪。重法尚不足以禁。顧輕之。何以革小人之心。而驅之郊禮。必大赦。貸民之罪。固不鮮矣。又仍歲有疎決。減弱者多。負冤而富強者多。蒙宥為惠甚小。而其蠹甚大。非有補於治體也。伏望陛下參前古之制。拯當今之弊。罷減降之。郡吏審辨獄情。而毋多久繫也。臣職賤而言近。不勝嘉祐四年。知制誥劉敞上奏曰。臣伏見今月二十八日。雖恩出一時。然在外群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故王者之令典也。去年閏月。已曾減降。尚未半年。復行多幸。則於國不幸。一歲再赦。好人嗜啞。前世明君賢臣。論此詳矣。雖

成事不說。臣願朝廷慎之。

六年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光論赦及踈決狀曰。臣竊以赦者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虞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謂過誤有害則赦之。恃惡自終則殺之。非不擇罪之有無并赦之也。漢大司馬吳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蜀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明君賢臣。未嘗以數赦為美也。國家承順天心。子愛百姓。教號出令。必先至仁。然數赦之弊。猶未能去。又古之赦者。其出無常。嚴謹周密。不可前知。姦民猶抵肩以待之。况今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赦。每歲盛夏。皆有踈決。猾吏貪縱。大為姦利。悍民暴橫。侵侮善良。百千之中。數無一二。華而茂露。率皆亡匿。不過周歲。必遇赦降。則是晏然自出。復為平

人往往指望。謂之熱勅。使愚慙之民。憤邑喘恐。凶狡

之群。志滿氣揚。

豈為民父母。勸善沮惡之意哉。且踈決之名。本以成

暑之際。恐因園

之中。有滯積。究結有司。不為申理。使無所告。愬故天

子臨軒。親加慮

問。平其枉直。無辜則赦。有罪則誅。使久繫之人。一朝

而決。故能消釋

沴氣。迎致太和。非謂不問是非。一切縱之也。又祖宗

之時。每歲不過

一次。踈決。死罪以下。皆遞降一等。近年以來。或至再

三。自徒以下。一

切赦之。今歲五月以前。踈決之令。已再行矣。此所以

使百職墮慢。姦

邪恣睢者也。今縱未能盡革前弊。伏望陛下特降指

揮。下中書。今後

每歲踈決。不過一次。或早或晚。使外人不可豫期。其

從杖。或遇親祀南郊之歲。更不踈決。永為定制。庶幾

指以自寬。有所戒懼。

為惡之人不敢

七年。先又上論。赦劄子曰。臣伏見國家每下赦書。輒

云。敢以赦前事

言者以其罪罪之。誠欲恩澤下究而號令必信也。比見臣僚多以私意偏見奏赦前事。乞不原赦。或更特行編配。重於不皆從其請。若其人情理巨蠹。必不可赦者。則國家當文內明白言之。若所坐不至甚重而特不赦。是恩澤死罪猶赦之。而微罪不赦。是則罪之輕重不繫於人而決於人。臣一時之私意也。况使經赦之人。仍就編配。得罪重於不經赦者。尤無謂也。夫赦者誠非致治之道。然朝廷若有罪者必刑。則人知恐懼莫敢犯矣。今既數下赦令。而使大罪得免。小罪被刑。經赦者其罰重。不經赦者其罰輕。臧否糾紛。使百姓何所取信哉。臣愚欲望陛下自今犯罪之人。情理巨蠹。必不可赦者。乞於豫降約束勅內明白言之。其餘並從赦文處分。其有顯然不因臣僚奏請。陛下聖意特不原免者。止宜依法施行。亦不可

更重於赦前之罪。應昨赦前犯罪不至編配。而赦後特行編配者。並乞預令透便。庶使恩澤均一。號令明信。

仁宗時。范仲淹奏為赦後乞放祖宗朝欠負疏曰。臣伏觀國家每一降赦。萬人歡呼。一兩月間。錢穀司存。將欠負之人。依舊督責。桎梏老幼。籍沒家產。既失大信。且虧至仁。蒙聖恩已。差楊日嚴。王質與三司詳定。不係侵欺盜用。該赦欠負。又臣舊曾在三司定放欠負。見滑州酒務有少欠雜物。係專副四十餘界。計八十來年。登載少數。又不顯侵欺。其母當人亡歿年深。只遺貧弱子孫理納。並不知祖父如何少欠。似此刻剝傷民。豈陛下愛育生靈之德。臣欲特出聖意。應祖宗朝天下欠負。更不問侵欺盜用。並與除放。如省司更不舉行。許三司知次第人陳告。干繫人吏。並坐違制決停。告事人與轉一資。諸處承受施行。官吏並科違制之罪。

起居舍人知諫院范鎮上奏曰。臣聞古人有言曰。一歲再赦。好人嗜啞。此言赦之惠姦而無益於治道。不可數者也。屬者京師及畿輔歲一赦。而去歲再赦。今歲三赦。京師兵士又得再賜錢。姑息之政。無此甚者。夫歲一赦者。細民謂之熱恩。必其在五六月間也。猾胥姦盜倚為過惡。指期以待免。况再赦乎。况三赦乎。其為惠姦虧損治道可知矣。好人。良善也。數赦尚猶嗜啞。蚩蚩愚民。其不狃而為姦且盜者無幾矣。又今防秋備塞之人。無慮五六十萬。使聞京師端坐而受賜者。能無動心乎。不可不慮。然陛下德音已下。賜錢已出。臣知不可救已。伏乞今後罷所謂歲一赦者。以推姦猾而使善良有所立也。罷兵士之特賜錢者。以均內外。以防後患而使民力得寬裕於財也。昔唐太子承乾為長孫皇后請肆赦。以崇福祐者。長孫皇后曰。赦者國之大事。豈以吾故亂天下法乎。長孫婦人耳。猶能如此。陛下聖仁堯舜之資。顧不為長孫后之所為乎。臣竊惜之。

神宗熙寧元年。通判利州周表臣論災異。不必肆赦。疏曰。臣伏見國家每因天文之異。水旱之災。大則行德音於天下。小則曲赦於西原。臣竊惑焉。夫數赦之為害。古人論之詳矣。蓋古者赦過宥罪行於過。失遺亡。而不以惠姦。陷於刑辟者。非盜人貨財。則脅弱暴寡者也。使為盜者蒙釋。則其主必憤疾。使眾强者被宥。則寡弱必無訴。故赦者。良民不被其澤。而惡人昌矣。又况小人習性之愚。不能改過自新。其既出也。大至於讎害其主。小至於傷損平人。則復穴坯踰垣。揭篋探囊。故朝脫桎梏。夕復殺人。朝出囹圄。夕復為盜。此非一日也。國家何姑息於此而赦之乎。昔成湯之時。其旱可謂久矣。湯以六事自責。而已。未嘗聞赦也。高宗有飛雉之鳴。可謂異矣。相已訓之以正厥事。而已。未嘗聞赦也。周宣王之時。其旱亦可謂久矣。詩美其側身修行而

已。未嘗聞赦也。夫遇災應變得如成湯高宗宣王。不亦可乎。而必赦
姦宄以為惠。不亦異乎。竊原國家之意。豈非謂刑罰獄訟。或有寬濫
故赦之。以致和氣。苟得其人。則自無寬濫矣。况近年以來。有法弛禁
人持近厚之心。刑罰清而獄訟理。乃使吃姦之人。聚蒙釋。有恐非國
之福也。臣願朝廷。或遇災異。求古明王所以應天之道。或修法度。政
事之未備者。或求惠民濟眾之未至者。或舉擢有道德才力。而隱晦
於下位者。或出宮嬪之間。執事歲深。與無職掌掃洒而幽閉者。臣聞
太祖皇帝躬履儉約。嬪御不滿三百。猶以為多。嘗因霖雨。入出數十
人。此近事之驗也。凡此皆先王舊典。或祖宗故事。惟陛下得求行之
以應變。而赦不妄下。庶使乎寇賊姦宄無不息矣。

七年三月不雨。帝以旱欲降赦。時已而赦。王安石奏曰。湯旱以六事
自責曰。政不節與。若一歲三赦。是政不節矣。非所以弭災也。上乃止。

元豐三年。大尉文彥博上論赦事。疏曰。臣伏觀陛下躬行太享之禮。
前期齋禱於路寢。朝謁於靈宮。孝享於大廟。乃格明堂。以嚴宗祀。祀
禮之重。莫重於此。既而御端闈。享大號。需惠澤於天下。號令之重。亦
莫重於此。然號令之出。在於必行。不惟其反。謹詳幸已。赦文釋係縲。
貸逋負。比常赦至寬。自殺人已死。及監主自盜。官吏枉法外。罪無輕
重悉除。而近歲以來。中外臣僚多不詳罪犯與情理之輕重。皆乞遇
赦不原。朝廷或從其奏。臣恐輕重之間。有所未安。且臣下迎格赦令。
則禮為不恭。朝廷遂從其請。則令有不信。臣乞今後凡有罪奏乞不
赦原者。並送刑部候具獄上。一繫朝廷臨時特旨。

神宗時。知諫院司馬光上言曰。按察之官。以赦前事與之。獄訟禁之。
誠為大善。至於言事之官。事體稍異。何則。御史之職。本以繩按百僚。
糾擿隱伏。姦邪之狀。固非一日所為。國家素尚寬仁。數下赦令。或一

歲之間至于再三。若赦前之事皆不得言。則其可言者無幾矣。萬一有姦邪之臣。朝廷不知。誤加進用。御史欲言。則違今日之詔。若其不言。則陛下何從知之。臣恐因此言者得以藉口偷安。姦邪得以放心不懼。此乃人臣之至幸。非國家之長利也。請追改前詔。刊去言事兩字。光論至再。帝諭以言者好以赦前事誣人。光對曰。若言之得實。誠所欲聞。若其不實。當罪言者。帝命光送詔於中書。

知諫院陳襄乞原免張堯夫等狀曰。臣伏見轉運司差官置院取勘本州宛丘縣令張堯夫。司法參軍周琳。為檢斷。潁州萬壽縣令劉獻臣等。明知手分張育等多納人戶青苗頭子錢四十四貫。有零偷盜入已。及事發旋搬所盜錢入縣。其時劉獻臣等却容庇不入。許令陳首。虛作誤納錢數在庫。從杖罪。就縣斷遣。係提刑司巡歷到縣。點檢教覺。差官覆勘出上件情罪。牒請張堯夫錄問周琳檢法。將劉獻臣

等作故出張育等盜錢徒二年全罪。以官吏分首。從後私罪定斷。尋蒙大理寺等處駁定。只合用公坐。相承四等減斷。其張堯夫周琳却有檢斷不當罪名。唯勅下轉運司取勘。雖兩經德音及遇郊禋大赦。其推勘院為見前來德音後。唯朝旨取勘。以此不敢引赦恩釋放。依前圓結公案錄奏。檢准熙寧編勅。諸官負將杖犯罪。自首或會恩合原除私罪。徒及贓罪。並結案聞奏。餘更不結案。其張堯夫天周琳所犯只得公罪杖。不合結案。事理分明。臣昨曾知本州。備知運官准職公勤。州縣所賴。今再叨朝寄。益見其職事風蹟可觀。歷任已來。卷無公私過犯。內張堯夫是故禮部尚書張詠曾孫。到邑三年。臨事精敏。處惠兼著。奉行新法。夙夜匪懈。僧道舉人等累次經轉運司陳狀。稱本官婚田闢訟。給納青苗。並無留滯催驅。青苗稅物不施。刑責各依限了足備。見愛民之甚。乞留再任。已具奏陳。提刑司曾申中書。乞免着

移通判。比部員外郎雍標亦具申奏乞依勅條原放。兼八任已來有韓絳吳充王拱辰滕甫劉庠陳薦薛向等一十三人保舉充縣令京職官任使得替。合該磨勘。惜其名臣之後能自立身勤政如此。誠可獎激。及周琳除本職外。州司多委他局勾當。並皆濟集。強奪可稱。竊詳萬壽縣令佐元犯本為不覺察人吏多納青苗錢數。有礙新法。刑名深重。避見申解上州。暴揚已過。以此商量許令陳首作候納錢數。只就本縣斷放。雖然公事。其間雜有私情。顯是刑名疑慮。其張堯夫等意在推明新法。嚴誡吏人取受。以致失錯檢斷。別無枉曲。今依條臧外。亦只有公罪杖。累逢恩宥。於法自合全原。不當圓結公案。竊慮將來奏案朝廷以前來德音曾降勅命取勘。特有移改。隔礙磨勘。指揮原其本情。誠足矜憫。欲乞聖慈。檢會提刑轉運司及本州通判雍標等奏狀。及申中書狀。特賜詳酌。與依赦勅原放。不作遺闕。庶使公

勸盡心之吏。知所勸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彭汝礪上奏曰。禮之有刑。非以民為不足教也。所以救禮之失也。刑之有赦。有宥有贖。非以姦為可容也。所以待刑之所不及也。故周公之法。非獨老幼蠢愚者有赦也。而不識者亦有宥焉。非獨墨劓之疑有赦也。而大辟者亦有贖焉。以此知先王之所以愛人厚矣。後世無先王之教育。而有先王之刑。有先王之刑。而無先王之赦。是所以愛人者少。而所以傷人者有餘也。此豈可忽哉。律大辟刑名疑慮。許奏請。然有司畏於駭問。見坐而移易獄辭。牽合法令以刑之。則疑者未必釋也。杖罪情理可矜。許贖。然有司用法。或出於喜怒。而無告者未必有而無故。未必刑也。大辟極矣。而或有減。則徒役者何獨不幸耶。杖罪至輕矣。而亦有贖。則流配者何獨不恤耶。舜典曰。罪疑惟輕。又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則赦宥非有輕重之論也。臣欲乞應以過失

犯刑。應刑名疑慮。皆聽贖。則請於逐路職司而已。其應赦而不請。應決而私用贖。許民得自言。而使職司督察之。如此。則民無幸不幸者矣。先王仁義之意。其或在是歟。

哲宗元祐七年九月。侍講學士范祖禹乞除賊盜重法。未蒙施行。年十二月。轉對奏事。乞除賊盜重法。未蒙施行。臣聞王者之德。如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四海之內。皆赤子也。無有遠近。當視之如一。今重法之地。獨為匪民。一人犯罪。連及妻孥。沒其家產。便同反逆。先王制刑。必使民得以自新。不聞別異州域。偏行峻令。恐非聖世所宜為也。陛下將郊見天地。御樓肆赦。若於赦文。悉除此法。一切蕩滌。與之更始。足以感格人心。召致和氣。則帝舜好生之德。大禹泣辜之仁。成湯解網之恩。復見於今矣。恭惟祖宗無不哀矜庶獄。刑罰從寬。遠過前代。實有陰德。上當天心。是以承平百年。福祚無窮。唯自嘉祐七年初。

至窩藏重法。至熙寧中。中書檢正官奏請。遂為著令。皆因有司建議。非仁宗神宗本意。此乃權時之制。不可久行。臣前奏論之已詳。今因初郊。宜以為仁政之始。聖人順動。雲行雨施。刑清民服。此其時也。伏望聖慈。斷而不疑。特降睿旨。於將來赦書行下。使百姓曉然。知二聖天地涵養。無私之德。不獨視此諸郡如夷貊之人。臣將見民之戴恩。淪於骨髓。則勝殘去殺。庶可望矣。謹錄奏聞。

元祐中。上清儲祥宮成。將肆赦。樞密直學士王巖叟曰。昔天禧中。祥源成。治平中。醴泉成。皆未嘗赦。古人有垂死諫。君無赦者。此可見赦無益於聖治也。

徽宗時。翰林學士葉夢得上奏曰。臣近因申明昊天上帝皇地祇冊文。尋蒙聖旨別撰。已為祈辭。今來合降赦書。謂宜更行推廣。歷叙天下艱危之狀。深自貶損。明示四方。使無遠近。皆知陛下為民請命。以

邀福於上下神祇之意。昔漢光武初興。第五倫每讀詔書。常嘆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唐德宗以朱泚之亂。巡幸奉天。陸贄在翰林。每降詔令。武夫悍卒無不感泣。李抱真自山東入朝。言曰。此時臣知天下不足平。蓋上天不可矯誣。人情易以誠感。惟不諱禍難。而示以惻怛。則雖幽遠與愚賤。皆可以動。文辭播告。不為無補。伏望聖慈。詳酌如允所請。將來赦書。乞降付本院。依此施行。

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議。赦令疏曰。臣伏讀陛下登寶位。赦書竊怪。與祖宗登極之赦。恩數不同。及得張邦昌僭位。偽赦考之。乃知登寶位赦書。一切比附以行也。臣所致疑者有三。祖宗登極。惟赦雜犯。死罪以下。至於惡逆。則不赦。蓋惡逆者。天地之所不容。使其罪亦得以幸免。則人倫廢而天理絕矣。邦昌當位。宰輔佞附。夷狄易姓。建號。身為惡逆之魁。故其偽赦。不循典憲。而首為亂階。今陛下續

序大統。以為神民萬物主。豈可不法祖宗而赦惡逆哉。此臣之所者一也。祖宗登極。自京官以上。有轉官恩數。而選人則否。豈非以其負多而太濫故耶。邦昌僭竊。欲以私恩收天下之士心。故其偽赦。雖選人亦有循資之文。今陛下嗣位於艱難多事之時。正宜吝惜名器。示天下以大公至正之道。豈可不法祖宗而行濫賞哉。此臣之所疑者二也。祖宗登極。於有罪犯。安置編管。羈管等人。次第推恩。或量移。或自便。或叙用。或復官。以其罪之輕重為差。故恩施而成立。邦昌偽赦。一切復官。而有職名者。又皆復職。惟以姑息更無典憲。今陛下出政於國勢削弱之際。正宜分別是非。行嚴實之政。豈可不法祖宗而務姑息哉。此臣之所疑者三也。是三者。豈朝廷以今日事勢為正當如此耶。將以邦昌偽赦寬宥。而不比附以行。則失天下之心耶。抑邦昌與聞國事。欲以此蓋其惡耶。臣愚竊以為過矣。宜降詔。改從祖宗

之制惡逆不赦。選人不循資。安置編羈管人。令刑部檢具元犯以聞。等第施行。則國政立而人心服矣。春秋大正始。今日所當正者莫先於此。伏望聖慈斷而行之。以公天下為度。而勿以反汗為嫌。天下幸甚。

高宗時。皇子生。故事當肆赦。綱為尚書右僕射。又上奏曰。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缺望。夫兩路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效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手。願因今赦。廣示德意。上嘉納。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

知洪州趙元鎮乞曲赦。虔寇疏曰。臣訪聞虔州自從衛軍民交變以來。凡十縣之間。失業之民。率聚為寇。雖聖恩寬厚。貸其脅從。亦既累年。而猶家藏兵器。未嘗輸官。州縣既不能止絕。又其聽訟理獄。往往許以追證舊事。閭里騷然。各懷反側。則是陛下已赦之罪。官吏猶得治之。使德澤阻於布宣。人情積於忿怨。一旦姦心不能自懲。則殺兵剗刃。勢有必然者。因而聚眾阻險。無由自新。昨遣岳飛再已平定。而前日怨仇之訟紛紛。猶未已也。臣區區愚見。欲望聖慈。依昨未建州平范汝為體例。特降曲赦。或止降詔書。貸其往咎。及應干優卹等事。並檢舉施行。如此。則人獲安業。盜賊潛消矣。

中書舍人洪遵上奏曰。臣伏見天下惡少年。時飲博推埋。剽竊盜販。誑哄殺人。肆為不逞。或竄聚山谷。或行劫江湖。無所不至。固當備其什一。以俟緩急之用。一旦抵罪。則盡出所藏。行賊撤吏。以觀幸免。而免之之術。其說有四。曰案問。曰無證。曰非故殺。曰尸不驗。往往奏裁例。從輕比。止於鞭扑。而宥以遠惡。然其遠者不過三千里。惡者不

過嶺南。凶徒惡黨。類多伏匿於窮山曷野之間。為之影援。部送軍兵。或取其金帛。或墮其酒炙。或窘於黨與。或反羅殺害。行不半途。則已逸去。政使得至配所。才及年歲。則左賂右買。規脫尺籍。否則逋逃亡命。覆出為惡。延禍良民。不可縷數。夫被罪之人。可以驅駕。自古以然。春秋之時。越勾踐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以取攜李之勝。秦漢以來。東征西伐。赦死刑官徒。裁天下亡命。歐之為兵。載在方策。昭然可考。臣愚欲望聖慈。令有司看詳。凡天下凶惡強盜及雜犯殺人。罪應至死而赦之者。量地里遠近。分配入軍。不惟可免逋亡。異日生患。而此徒輕生好殺。既隸軍伍。知有洗心自新之路。稍加閱習。必樂為用。孝宗淳熙三年。兵部侍郎周必大乞因久雨。親札同赦。卹民劄子曰。臣竊見月初。陛下以霖雨過多。親教德音。分遣御史提點刑獄。疏理囚繫。將諸路杖罪以下。與夫干繫之人。並從釋放。命令一頒。旋即晴

霽。天高聽卑。應若影響。此固陛下躬行而親致者。不必遠引古事。以為證也。然自秋冬以來。陛下每有寬恤之詔。則亦隨有感格暨數日之後。復爾陰雨。今則稻不可穫。農夫皆以為憂。麥不可種。嗣歲在所當念。臣嘗深思其故。得非群臣將順聖德。有所未至。不然。四方民隱。有所未達。天雖不言。示人以事。仁愛拳拳。或在茲乎。今郊禋密邇。將來所下赦書。多是循用定式。雖嘗命六部前期條具。亦不過常事末節。往往州縣亦以空文應之。甚不稱陛下歛福敷錫之意。臣愚欲望聖慈。因霽色之未効。察天意之有由。特違宸心。益思民間之利病。凡可以罷行者。默而識之。俟有司赦條既定。特降親札。與赦俱下。使四方萬里。鼓舞盛德。上動天監。必獲無疆之休。下得人心。自成中興之績。蓋念慮彌廣。則報應彌大。又豈特晴霽而已。六年。必大為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又論詳議明堂赦書。疏曰。臣仰

惟仁宗皇帝在御之二十八年。舉行宗祀之禮。當時所降赦書。恩意特厚。又別為手詔。闢至公之路。杜私謁之蹊。以新庶政。載在史冊。垂之無窮。今陛下臨政。願治十有八載。德日新而又新。治既進而加進。其視祖武。無間然者。是以發德音。下明詔。卜以季秋。宗祀上帝。蓋盛舉也。惟是自來。赦令多因。諸部條具而去取之文詞。雖繁。卓然可行者少。故州縣亦視為常程。未免徒掛牆壁。臣愚欲望。今茲出自聖意。密諭三省樞密院。就此三兩月間。詳議政事。施設之。大者用仁宗故事。實數為詔旨。與赦俱下。至如諸路刑獄。有觀望淹延。一系歲不能決者。州縣賦稅。有輕重不均。若登帶積欠。名存實亡者。版曹憲部皆可稽考。並作訪聞。或貸或獨。一新斯民之耳目。此實入主殊常之恩。而非有司所能及也。故願陛下與大臣預圖之。又諸州太守到任。便民五事。其間亦有言一方大利大害。尋常例付曹部勘。群聞施行。臣亦

乞命大臣表而出之。取旨行下。使四方萬里之遠。知陛下上承天心。下恤人隱。歡欣感戴。溢為和氣。自然華夷未同。福祿無疆。不其趨。孝宗時。敷文閣待制四門。置制使范成大上奏曰。臣聞刑罰者。聖人所不得已也。赦宥者。亦聖人所不得已也。愚民犯法。彼固無辭。遇赦當釋。官亦無辭。縱有情重難貸。出於一時特斷者。亦當因赦而稍輕。不應引赦而反重。此理甚明。而人不以為怪。臣竊惑之。伏見近日奏案。赦前犯罪者。有司以為依赦合原。緣情重奏。裁以人情。事理論之。特不用赦而行刑。已為甚重。今乃反增其刑。謂如本犯徒一年。遇赦當放。以情重故。特斷徒二年三年。或增至配流之類。雖欲禁暴戢姦。然非德刑並用之意。兼在外州縣禁囚。遇赦者。則依等第。徑行釋放。其偶在奏案者。乃反增加。則是州縣用恩。朝廷用威。豈不倒置。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遇有赦前犯罪。情重奏裁。決不可貸者。止於特

不用赦以元刑斷之。已自不恕。人情事理實為允愜。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天之道陰陽而已矣。王者之道刑賞而已矣。故承天而居尊。宜法道而立政。夫陽主生而春夏始於前。陰主殺而秋冬繼於後。斯二者天也。慶賞以勵功能。威刑以警罪惡。斯二者人也。有功弗賞。有能弗舉。則無以激將來之功。有罪不刑。有惡不除。則無以致姦佞之絕迹。是以明乎陰陽之並行。審乎冬夏之先後。賞者無以為慶也。刑者所以好生也。故刑期無刑。辟以止辟。豈虛語哉。然而赦者欲以蕩滌瑕穢。與民更始。以負罪者言之。則實莫大之洪恩。以致治者論之。則非太平之常事也。近世以來。郊天祀宗。建儲立后。未有不肆赦者。僥倖之子。逆知期會。能不啓非濫之心哉。且惟犴羅獄者。皆人之切心側目者也。及乎啼鳥夜啓。驛馬宵流。玉齋告靈。金雞樹仗。雷雨一解。例皆釋之。名為嘉吉之符。實皆變異之

徵也。遂使攘劫服贓而詫議。善流屏忍而銜冤。養稂莠於良田。縱豺狼於當道。獨不念害嘉穀而傷平民乎。風俗駭然。誠可憚也。又况大赦之後。姦邪未嘗衰止。朝脫囹圄。夕嬰縲紲。其不能承化自新。亦已明矣。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志曰。太宗絕赦。四海安靜。子顏願無赦於光皇。孔明非惜赦於蜀土。故得弥天息寇。闔境安生。此皆前世明主賢臣已然之效也。今國家哀囚徒之孽苦。憫小民之庸駭。頻降原赦。此蓋朝廷不忍人之心。形於外而不能自己也。推此以及良民。順天道以正生殺。則周文之治不難同矣。又豈唐太僕光蜀國碌碌之足言哉。夫當罪而宥之。當殺而生之。亦猶來暄風於霜雪之辰。行春令於秋冬之際。如此而欲天道之成。臣不知其可也。事作于下者。象動于上。感興於人者。應發於天。能無懼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伏望陛下信賞決罰。無肆赦宥。使上下有紀。內外絕倖。則治天下可

運之掌上矣。且使王符之類靡得而議焉。
時冊上尊號。議大赦天下。參知政事張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
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在上。豈宜數赦。帝嘉納之。語雄
飛曰。大獵而後見善材。集議而後知能言。汝所言者是。朕今後改過
止降輕刑之詔。

順帝時。蘇天爵論不可數赦。疏曰。自昔國家務明刑政。苟或赦宥之
數行。必致紀綱之多紊。是以先王既興禮樂以教民。又嚴法制以德
惡。蓋禮樂興則教化洽。法制嚴則姦貪懼。未嘗數赦以病民也。唐太
宗貞觀二年。謂侍臣曰。凡赦惟及不軌之輩。古語有云。君子不幸。小
人之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兇者賊良人。
朕有天下以來。嘗須慎赦。蓋數赦則愚人嘗冀僥倖。唯欲犯法。不復
能改過矣。誠武太宗之斯言也。昔我世祖皇帝即位之初。未嘗肆赦。

既久。聖德深仁。丕冒天下。是以刑政肅清。禮樂脩舉。姦貪
善良獲伸。故中統至元之治。比隆前古。欽惟聖天子承順天心。子愛
百姓。發號施令。必先至仁。踐跡伊始。已降寬恩。然自近歲以來。赦宥
太數。誠恐姦人貪吏各懷僥倖。大為姦利。非國之福也。夫以世祖皇
帝在位三十五年。肆赦者八。近自天曆改元。至元統初歲。六年之中。
肆赦者九。蓋敷恩宣澤。雖出於朝廷之美意。然長姦惠惡。誠為政者
所當慎也。伏願自今以始。近法世祖皇帝之所行。遠鑑唐太宗之所
言。使中外臣民洗心革慮。守法奉公。知非常之恩不可復覲。不勝幸
甚。

